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三

聞見闡幽錄

洞虛子事蹟考

徐 澂輯錄

韋光敝字君繡。諸生少受業於顧太史元熙。所爲制舉文與書法皆酷肖之。尤工於詩。始學李長吉。怪偉奇特。錢唐陳大令文述亟賞之。一時名大起。嘗自刻其少作八卷。名在山艸堂詩艸。中年後。出入盛唐名家。有詩六十餘卷。工畫。善鼓琴。兼通醫理。《蘇州府志》《吳縣志》

韋君繡光敝字漣懷。又號洞虛子。長洲諸生。少從顧耕石侍講游。書法酷類於師。年二十。卽梓行在山艸堂吟稿六卷。秦小峴侍郎序之。君繡性通敏。博覽羣書。及岐黃家言。幼時喜作畫。夏荳谷授以寫生法。未久棄去。以書名於鄉。復與琴峯笠人交。問一爲之。名爲書掩子文。多病。畫亦有致。女三人。孟莊寫梅。仲雅寫蘭。琴笠。年十齡。已能解描摹人物。鮑家三妹。不得專美於前矣。《蔣寶齡墨林今話》《蘇州府志》《吳縣志》

韋光勲。號君繡。長洲諸生。天資學力。兼而有之。一切技藝。無不精通。錢唐陳雲伯。品入吳門七子。惜不得志。僅以一衿老。因憶從前歷與辰談。世情利害。瞭若指掌。今皆效驗。可謂見幾。癸丑移家延祥鄉而卒。年六十五。著有在山艸堂詩稿。刊行於世。(錢辰共賞集)

韋光勲。字君繡。號連懷。又號洞虛子。江蘇長洲人。工書。秦瀛極推重之。著在山艸堂集。家西園主人藏有行楷岳陽樓記大卷。(李玉葵甌鉢羅室書畫過目攷)

聞見闡幽錄

洞虛子奔翁手輯

葬地山水分用、形局理氣、絕不相同、總以得元乘旺爲關鍵、如形局雖合、而元運不到、皆不可用、蔣公所謂不是八神齊到穴、出元之局莫相依是也、山以旺爲旺、水以衰爲旺、譬如上元一白當元、則旺氣從北而來、遇南方有水、則截住旺氣、葬於水邊、則我得其旺氣矣、南方之衰氣、爲水截住、則此水豈不旺乎、要在一白運中、方謂之吉、若在九紫運中、北方衰氣趕來、爲水截住、南方旺氣趕來、爲水截住、葬於水邊、我得其衰氣矣、南方之水、豈非煞水乎、餘皆仿此、至於形局、山以後高、左右環抱爲貴、水以後空、左右坦平爲貴、反是則不吉矣、何也、山氣從後來、平洋從前來、山葬其巔、水葬其止、一定之理、至簡至易、乃三合家舍其可知之形局、而妄以長生十二宮、分出消水呆板之法、甚至捏造左到右到、黃泉八煞之類、託名楊曾所傳、神煞愈多、愈無影響、在江湖游士、急於求食、固宜比比皆然、獨怪深識道理者、不於大易求之、而亦襲其邪說、吾謂蔣公所註地理辨正、及郭璞葬經、楊公撼龍疑龍經、冷謙註歸厚錄等、皆深切簡明、語多可採、何不折衷於斯、尙可無弊、至於尅擇一門、天星亦爲可用、而世人每避沖尅、以臘底庚申辛酉爲穩當、嚴寒冰雪、風雨交加、在天時已不利矣、何有於孤虛旺相、須知天朗氣清、風日和暢、卽是良辰、古人內事以剛、不必拘定歷書也、近有一種邪師、一見人家墓宅、能言其休咎、歷歷應驗、人遂深信不疑、求

其擇地、鮮有不敗事者、何也、彼所傳授祕訣、名曰術、不曰道、術者僅能識已往、不能知將來、若是正道、在常人不過推測一二分、已屬通天澈地、所以有驗有不驗、反不如術者之靈應也、又有一種鄙陋之夫、說地學另有鈴記、是劉伯溫所傳、尤屬可笑、試思天下之地、如此之廣、豈能一一相度、而誠意伯佐太祖平定天下、功業文章、日不暇給、安得閒功夫做此閒暇事、何況從來富貴之墳、半屬一枝一節、一鈞一曲、盡出鈴記之外乎、吾知鈴記之作、皆從已發之墳、湊以未葬之地、描摹圖像、執以哄人、爲買地得重價之券而已、

羅經、蔣公所定、先天八卦九皇二十四山六十分金、如是而已矣、妄加至數十層、甚屬無謂、且有點定紅黑、將活潑之天、盡成呆板之地、且有針不在字上、謂之空向、可笑已極、天地之氣、無處不流行、豈有此處可向、此處不可向者耶、殊不知古人製盤之意、不過卦以占山、宮以定向、三山一卦、觀其往來、兩向一宮、候其進退、至於地之所重、原不在盤、盤上之用、猶如星家取人八字、算其榮枯、然必須先辨其爲人爲畜、人畜俱有生年日月、人命雖惡、不失爲人、畜命雖好、不過一畜耳、人畜之命、時時相同、形人則人、形畜則畜、彼不認形勢、而徒捏盤上說生說旺者、何以異此、

海外有蜘蛛怪、能噓氣爲黑風、居民望見則嚴閉戶牖、一日龍擊之、雷雨既作、蛛吐絲網龍、窘不能出、格鬥數十須臾而濱海皆水矣、始有火龍二、焚網出龍、蜘蛛遁、詰旦數十里外、有物縱橫散落、圓膩而色

灰、圍如人臂、兩頭焦黑、經金石無所傷、舒鐵雲云、千氣萬力頭腹尾、可憐不出蜘蛛一網裏、

開元寺二石佛、從海浮來、一曰維衛、一曰迦葉、七佛之二也、余每歲秋、必往瞻禮、其地清曠、徘徊不忍去、曾記汪愛盧與客游開元、瑞光二刹、客善作破除語、或舉無梁殿爲奇、客則曰、以空中結構爲奇耶、聞於無殿處起殿矣、未聞於有殿處起殿也、殿殿皆從空中結構、何獨於無梁殿而奇之、或贊浮來石佛、客則曰、贊佛耶、贊石耶、如贊佛能浮、浮亦是佛、沉亦是佛、何獨於浮而贊之、如贊石能浮、是仍見石不見佛也、或有述四瑞者、客則曰、塔放光一瑞矣、雖然不於光中見塔、而於塔中見光、此顛倒見耳、何瑞焉、法鼓自鳴、一瑞矣、擊而鳴、此鼓法也、不擊自鳴、非法甚矣、乃以非法爲瑞哉、白龜聽經一瑞矣、人聽經、不以爲瑞、龜聽經轉以爲瑞、人時時聽經、不以爲瑞、龜一時聽經轉以爲瑞哉、紫竹合歡一瑞矣、竹本無離、何合之有、竹本無慾、何歡之有、此皆不足以爲瑞、聞者皆大笑、以客之善謔也、不知其爲究竟語也、余見吳地記云、石像已失一軀、後人造一軀並之、不知所失者維衛耶、迦葉耶、

元和施孝子、施永貞、事本生父母死盡孝道、道光廿三年室火、冒火入室、見病叔在牀、負之出、火愈烈、疾入登樓、救嗣母戈氏、不得出、與母俱燬、時年二十里人呂仁杰、欲表揚而力不及、語太倉王榮年、乞主事願份入都查案、適其親高理亭在都候選、具呈得旌於墓、孝子居楓橋寺浜、

陸孝女、陸蓮甫女、年及笄、父病劇、割股肉以療、不效、遂發癩、以翦翦破腹而死、曾許字朱蘭汀子、子無

故投河死、孝女之孝、鄉里爲余詳言之、孝女居馬鋪橋街、

蓮舟和尚、天台人、住西沿塘法華庵、庵有西方三聖、皆丈六金容、尙雕刻小象、不惜重費、香燈供養、六時不絕、遇善事無不贊助、課誦僧衆甚嚴肅、每日誦佛號十萬八千、客至不交一語、今已數年矣、予不測其面壁時作何光景也、

二僊亭在千人石上、王世陞、王曰柱建、石刻呂僊、陳搏象、碑字有云、仗列在旁、似人而非人、挽拘在下、似天而非天、不知作何解、王氏云、始建時、未上石梁、有丐者臥於下、繼而昇梁而上、忽落地、正壓丐首、觀者駭、而丐已化白鶴冲天而去、

虎邱後山七十二級、下有道觀、宋時玉蘭極盛、曾以翠華南幸、欲其遲開、冰置樹根、後遂凋謝、今舊樹不存、僅孫枝旁出、亦已成拱、

陸榮昌、湖州人、製筆極精、書家推爲第一、其羊毫妙不可言、能助人宛轉如意、而另出姿媚、非能書者不賣、即賣亦不肯多與、包慎伯論製筆云、擇筆如擇賢、去其拳曲、留其精穎而筆純、不善擇者、反是以能手所留皆善、而劣工所去皆賢、人君進賢退不肖、亦若是而已矣、作書以大字入手、其用筆易見、今人學書多不從擘窠留意、宜乎無所適從也、試觀魯公虎丘劍池四字、其用筆之法已備矣、又慧山天下第一泉五字、一爲趙松雪書、一爲王虛舟書、筆筆工整、魄力俱雄壯、觀此即可爲名手、所以古人三宿碑下、

太極圖、卽地理山水法也、一陰一陽、互相倚抱、其圓處卽穴場、其尖處卽來龍、其灣處卽轉折環抱、其中一點、卽立穴之所、陰中泛陽、山地也、穴在陽中、陽中泛陰、水地也、穴在陰中、此法余所心悟得者、

余於丙午遷居馬鋪橋、因思先輩汪大紳曾居是里、而其室不能訪焉、悵悵於心、所謂其室則邇、其人甚遠者歟、大紳先生名紹、休甯人、與彭允初羅有高爲友、其學邃於儒佛、而以朱子爲歸、自稱學無牆壁、行無轍迹、其游乎儒曰坦蕩蕩、游乎釋曰冷湫湫、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、自言其孤注之趣曰、天之高也、不附於地、地之厚也、不附於地、古今之寥闊也、不附於古今、孤往而已矣、人物孤往也、交游孤往也、名海中人、老死不相往來矣、當作無名先生傳云、先生講學、不朱不王、先生著書、不孟不莊、先生吟詩、不宋不唐、先生爲人、不猥不狂、先生處世、不圓不方、又有念佛偈云、千聖萬賢、千魔萬怪、一句南無、頭頭敗壞、千聖萬賢、千魔萬怪、一句南無、頭頭現在、千聖萬賢、千魔萬怪、一句南無、本分買賣、其書惟二錄、三錄、文錄、經江鐵君師校、王惕甫刻之、其外甥卽潘溶泉也、

翟琴峯、名繼昌、雲屏之子、畫山水花卉有逸氣、喜作詩、詩有奇句而不純、口操北音、苟當意者、不惜以畫相贈、子春波、亦能畫、貝六泉得其傳、而清峭不逮、

朱柳漁、工寫像、無不得其神、補景亦了無俗氣、子春圃繼起、傳姚載之寫人貌無不逼肖、一望而知、子謂形似不如神似、形似者初看不似、細觀則一一相肖、神似者一望卽知其爲何人、及細觀則離矣、同時

胡芑香、王琢山、皆形似者、王琢山寫照必兩目一面、而載之一日可貌十許人、胡芑香晚年兼論風水、獲巨貲、載之不慕權勢、脩然野外、故貲人不多、以視名利兩得者立品遠矣、

朝真西房道士顧嘯磯、淳樸清嚴、施濟不吝、晚年無疾、沐浴更衣化去、鼻柱垂數寸、觀中卽李天木棲息處也、李姓以肩輿爲役、篤信佛、凡進香名山不憚遠、持長齋、一夜過四圍觀門首、見一大人倚牆而立、高出檐宇、頭如巴斗、李驚大呼阿彌陀佛、立卽不見、

某郎素愚昧、父爲求婚於施大令、大令欲相郎、父命與師俱往、某大令問郎讀何書、答以初讀孟子、大令曰、盍背數句、郎瞠目大聲曰、時日曷喪、予及女皆亡、大令曰、吾女不與汝偕亡、笑而遣之、

近聞科場被貼有以七古大書於卷面者、中一聯云、人在人上天覆地、肉入肉中陰包陽、意香毛懷、居南園、書法思翁、風韻更勝、性僻寡交游、亦能詩、梁山舟見其書極歎賞、與臬堂和尚、彭尺木進士爲友、享大年、以寫字終、

崑峯和尚、居西津橋之聞思菴、室宇精潔、藏唐經生所書經兩卷、名其居曰壽經廬、喜作字、龍觚刀磔旁亦置宋楊聖教序、尤好蘭花、不惜重金置之、奇種林立、一夕、有偷兒踰垣入、竊其佳種數盆而去、年至九十餘、嘗以黃楊如意相贈、因銘而藏之、

吾與菴心誠僧、結交常道、往來俱縉紳先生、人稱曰大人和尚、法螺老僧、不喜人至、嘗持木鋌擊賊、客

到一言不合、即以鋌相擬、人稱曰打人和尙、

東洞子門有懷警菴、一澄和尙居之、樸陋無華、竹牀木榻、本色家風、俗姓侯、性孤癖、中年棄妻子、依澄谷出家、既至金山、人多慕其高、余以看楓至其菴、年及八旬、龐眉皓首、尙能行數十里、

余曾題鹿邑道人葫蘆詩云、瓠瓢好、瓠蘆好、兩個瓠蘆參悟道、一個大一個小、混沌雌雄結構成、日月乾坤都裝了、明鏡臺、手揮帚、十饅頭、脚踢倒、翻身跳出大洪鍾、鴉地裝成假頭腦、君不見世上兒子徒紛紛、誰是庸愚誰智巧、長柄瓠瓢問不知、依樣瓠瓢畫不出、浮生只好瓠瓢提、壺去且聽春鳥、坐蒲團、拾瑤艸、眼中富貴鹿覆蕉、身外功名蟲食蓼、道人爾曾攜此瓠瓢游、天涯足繭頭蓬葆、弄瓠瓢、忘昏曉、不賣藥、不懷寶、空空洞洞一物無、寒弗煖、飢弗飽、請君打破悶瓠瓢、地白天青日杲杲、

上沙金山浜底、爲范氏三太師墳、葬文正公祖父、墳上大楓樹九株、秋晚紅葉絢爛、較天平更盛、人呼爲九株紅、

殷際雲、吳貢生、僅一質庫、人以其柔和、強報府曹普濟堂、一年喪其贊、居虎阜乞花場、妻能琴、妾擅琵琶、呼酒長吟、頗以自娛、

謝香巖、松江諸生、居山浜瘦吟池館、有林池花木之勝、招集四方名士、飲譫其中、詩已刻集、何仲山、名垓、恂恂儒雅、詩有秀句、書學歐、頗清健、事母至孝、母負疾、日侍湯藥、母歿、哀毀骨立、竟妖死、

居百花洲、構華南小隱數椽、軒窗修潔、筆硯精良、而館王石香、張猗蘭於其室、

湖田狂士曰徐澹然、放浪不羈、沈酣酒肆、能詩有奇句、老醫陳香泉、詩亦頗可誦、

潘拙氏、名士淳、諸生、著有延爽齋時文及詩一卷、友人饋資刻之、性方正、後以家事拂意、自經、予以長歌哀之、

陳子簫、吳縣諸生、與余同出於劉信芳先生之門、家徒壁立、豪邁有俠氣、里中兒告貸、典衣濟之、卒之日、哭者盈門、以其平日爲人排難解紛、不獨以財濟人也、

江村橋西沿塘小停雲館、王岡齡故居、後歸袁綬塔、改爲漁隱小圃、其中山石有文氏畫法、袁有古研五、名五研樓、今則爲貞泰質庫矣、

夏羽谷疊、善畫竹、客宋汝和觀察宅、子少谷繼之、女令儀、畫細竹、適印姓、以畫瞻其家、後有程鐵門達、亦以畫竹鳴、筆不逮夏、所畫蘆雁學邊壽民、居西園、事父有孝行、有女亦能畫、

貝六泉、名點、學於翟琴峯、人極古雅、有奇致、愛山游、書法摹文衡山、又習醫於張友樵師、後德慈師起環山閣於法螺、以祠呂祖、余題一聯云、佛地莊嚴、宛轉翠螺藏法界、仙山樓閣、迴翔白鶴下蓬萊、

周僊麓、善治雜症、時以奇方治奇疾、輒效、

吾師張友樵、人品高雅、醫於平澹中見神奇、擅摹印章、得文氏法、書亦秀逸、宗衡山、名與徐炳南、曹仁

伯相埒、

徐澹菴名錦、以治傷寒得名、能書善琴、延之者甚貴重、吳中醫昂其價者、自徐始、予少時與其令似師、竹大令友善、得聞緒論、爲人和雅有度、後頻遇於病家、相與定方、所議悉合、惜余醫書六種未成、不得已請質也、

趙聞鄉、允懷、常熟孝廉、攜友游林屋、紀游詩俱幽峭、其歸雲洞云、洞外看是雲、入洞雲又變、疑此頃刻間、變成石一片、不知身入雲、石見雲不見、但覺洞以內、石上風卷旋、偶然歎聲出、一口雲已嘯、一綫天云、石破天亦驚、天開石亦開、得非任太古、此爲補天石、果然墮下地、中裂一條罅、縫囓雲霧合、光漏日月直、回左右復凸、寬上下益窄、徑絕疑入井、空明仰圓隙、舟過施巷橋云、路及十里餘、舟行藕花夾、兩面乃界葦、湖闊使之狹、時值月初夏、新荷出水恰、峯峯青芙蓉、亦似影倒插、山下列村屋、齊向波底壓、趙吳兩君、余僅一面識之、

顧醉經承、以古文名、陸鐵齋鼎、以六法名、俱能詩、年皆耄而貧、友人刻爲二布衣集、

吳人祀五路神、舊謂之五聖、本願野王休倫子也、野王子五人、皆以忠節死、事、封侯、明初號五顯靈順廟、櫻伽山香火尤盛、因黃門公墓在楞伽、故從祀於此、後世誤五路爲五聖、甚而爲五通、僧以射利、湯文正公燬於之於前、而俗謙撫吳、盡折殿宇、未考其原、而不復其舊、殊爲可惜、顧宗甲有辨論甚詳、余序顧

聞見闡幽錄

一〇

希馮祀堂記、亦備言之、

懷白女史王采繁、陸斗岑之室也、詩多佳製、聊摘一二、晚眺云、片月衝烟起、孤雲帶雁還、春陰云、一鳩鳴綠野、雙燕掠東風、又花如人意、澹、春共柳條深、聞笛云、碧雲斷處天如水、明月飛來人倚樓、白蓮云、香來始覺花非雪、澹極翻疑色是空、暮春云、幾樹碧煙鶯睡穩、一簾紅雨燕歸遲、楊柳枝詞云、楊柳青青送別離、銷魂橋畔舞殘枝、垂條已盡不堪折、愁煞樽前玉笛吹、楊柳青青花飛舞、隨風無數點征衣、故園千樹應搖落、愁絕龍堆苦憶歸、楊柳青青拂苑牆、鶯梭輕擲翠絲長、春來織得愁多少、盡付飛花入苑牆、冬月色云、凍影如凝冷閉門、滿塔白雪蹴無痕、嫦娥爲惜書燈火、留取寒窗照夜昏、秋日卽事云、水紋簾外雨初殘、絡緯啼殘金井闌、賦罷秋聲還寂寞、海棠庭院十分寒、清明云、杏飴盡酒試芳樽、柳鎖新煙翠掩門、燕子不來簾幕靜、棠梨花落又黃昏、又云、庭院沈沈晝不譁、幾回風雨灑窗紗、深閨本是無愁緒、一片閒情爲落花、又冬夜云、梅影橫窗瘦、幽香暗入懷、自甘寒澈骨、不與衆花儕、又秦樓月詞云、秋宵寂、簾簾早掛如鉤月、如鉤月、似水明樓、一痕清澈、寒蟬四壁吟蕭瑟、誰家砧杵西風急、秋聲何處、滿塔梧葉、其他美不勝收、年六旬、斗岑下世、貧無立錫、余訪其家、攜得殘稿數卷、附錄斗岑詩、讀岳武穆傳云、不覺窺邊萬馬過、將軍曾奮魯陽戈、兩京文獻蒙塵久、五國冰霜咽淚多、寒雁北來空有信、大江東去孰迴波、班師詔忽來三殿、未抵黃龍喚奈何、赤帝中興勢已成、甘心一旦壞長城、坐忘伊洛山河重、甯割江淮社稷輕、

學士攀龍悲莫逮、書生叩馬料何明、可憐天奪南朝監、枉使銅駝泣汴京、畫樓云、飛碧流丹出半空、瑣窗掩映畫圖中、遮來濃樹千檐綠、捲到晴霞一幔紅、金勒馬歸簾外雨、雕闌人倚柳邊風、年年此地春如舊、高架鞦韆小苑東、粧樓云、漫啓菱花百尺顛、鏡雲掠霧自年年、流蘇帳曉難成夢、雲母窗開乍起眠、可是巧梳能取媚、縱然粗服亦生憐、從來未省閨房意、那得柔情讀豔編、詩既不多、遜於閨中人多矣、

李浣霞女史趙孝廉禮甫配也、刻有綺香閣吟艸、舊衣云、曾縫慈母綫、久貯女兒箱、閒步云、曉涼人倚竹、微雨蝶藏花、秋夜云、微風過檻竹聲細、涼月到窗菊影閒、秋感云、相間有露吟蟬靜、松下無風睡鶴安、其叔母周澧蘭亦刻有浣雲軒集、烹茶云、至味休嫌澹、清香不在醇、荷錢云、聚來陸海應無用、散入鮫宮定有靈、病起云、小閣垂簾日影遲、藥鑪煙暖細如絲、病來妨卻看花眼、開盡棠梨總不知、余從其姪李羨門處錄之、

金保三名德鑑、善六法、縱觀宋元真跡、用筆皆出於古人、無畫史習氣、其夫人陸蘭生、書筆端嚴無簪花氣格、畫亦稱雅、詩學於余、娟秀可誦、有雙瑄閣圖、余記中有云、妾親蘇祝郎爲吮毫、句乍吟而子相色甫染而儂題、可稱閨中清福、

古來石移甚夥、而吳山石移、必出狀元、穹窿道士、構移石居、道光壬辰年、穹窿石復移、余有歌云、吳山秀奪天下奇、層巒疊嶂蟠蛟螭、就中穹窿更奇秀、扶輿靈氣鍾於斯、發爲人文甲江左、往往壓倒齊梁兒、

魁耶元耶不概數、春風得意看花時、殿前作賦獨領袖、山靈有兆能先知、淳熙年間誌奇迹、石破天驚轉巖壁、何人驅石操楮鞭、此石應稱狀元石、狀元是石石狀元、石但點頭石不言、今年石移衆口喧、同符佳讖難追原、我思石是冥頑質、一氣咸通趨走疾、生公說法尙有靈、何況吳中人第一、前年楓江起高樓、大書第一樓上頭、吳中第一樓而吳鍾駿題上題曰唯亭潮信應祥至、先幾有兆符人謀、我朝狀元吳下盛、後先輝映芙蓉鏡、不知頑物幾轉移、空山誰與留題詠、有如五丁力士開、巨靈太華分崔巍、女媧五色補天手、願爲柱石王家材、人瑞流傳事不虛、後來繼起當何如、洞天誰抱元章癖、我欲重尋移石居、翁小海名雒、畫花卉蟲甚精妙、居平望里、詩亦佳、父海琛徵君、有詩集行世、

吳下隸書向推陸向齋、後杜拙齋擅漢隸、與孫補雲皆勝陸、所留於世甚少、平望金巢民亦可傳、陳廷孝子也、以眼鏡名、洒量一石餘、在豪門末座、代飲不辭、陳曼生大令、畫桃花酒壺圖贈之、

六十甲子以記年月日時、猶之簿書編號、本無關係、卽如婚姻、古人專取桃夭之月、春日融和、生意勃發、此時好合利勢甚焉、胡爲乎窮冬歲暮、滿目蕭條、反以爲吉、殊不可解也、

古人葬不擇日、貴賤有期、春秋所載、雨不克葬、重其事也、胡以衣冠之士、亦以吉凶聽之地師、雷電冰雪置之不顧、自己先以相沖爲最凶之事、須知干支等字、無日不沖、如甲子生命逢午爲沖、則十二年中必有一年年、午年之中、必有一午月、午月之中、必有數午日、午日之中、必有一午時、遇之如何得過、而天

冠地冲、亦屬不少、凡人生死未必盡在於冲也、吾友徐治伯於天乾地冲年月日時預先記之、至期已忘、後卻追憶、則是日正在秦樓管弦暢飲也、不亦快哉、

三元盤分紅黑、介乎兩卦之間、天人二元、可以統用、地元獨用、其中廣狹截然、非深知陰陽配合、元空大卦者、不能用、其配合之法、寶照經言之甚詳、而范半池乾坤法竅中分別更細、乃後人誤猜、造作偽將法以惑世、安得明目張膽、一傾吐爲快、

半邊街卽東園里故址、有石特立三四丈、俗稱觀音峯、舊屬徐問卿園中物、其瑞雲峯已移入郡中行宮、此石奔置踏布坊隘巷、天矯特立、意態雄傑、前年有旋風起、忽失其上石頂、俗觀音兜、後亦無他異、虎丘片石山房銅鑪、梁蔭林撫吳、辨爲周王子吳鼎、圖繪徵詩、不數年山房火、而此鼎遂失、

王孝子石香、名雲、事母至孝、友愛尤篤、書法山谷、南田、篆刻近文三橋、其人清曠閑雅、何仲山築華南小隱以館之、法書古鼎、茗椀爐香、間撫清琴、蕭然世外、郡守李璋燿重其孝行、手書安貧養志四字額、獎之、並諭吳縣學云、如布衣王雲者、訪得舉報以聞、

馮棲霞、錢唐人、工人物、花鳥、尤善仕女圖、嘗爲靈鷲寺寫佛像諸天、瑰奇瀟灑、燦然可觀、昔丁雲鵬有羅漢十八軀藏積善庵、歲久遺入質庫、因現象示異、仍還寺中、今靈鷲寺所藏、常與並傳、寶蓮寺曾倩華松濤對臨一通、亦勃勃有生氣、

常熟將霞竹名寶齡、以畫僑居吳、工七言絕句、書法亦佳、彭詠莪題其破樓風雨圖云、鄭虔擅三絕、書豈詩畫輸、竟以貧歿、

杜拙齋名厚、余少識之、彭詠莪贈詩云、交君及五載、與君討古碑、李潮工八分、不學王羲之、坐中譚文字、嗷嗷謝不知、又仲山爲作菊隱山人傳云、其人工鐵筆、學秦漢篆隸、晚好作詩、得陶彭澤逸趣、

彭詠莪名蘊章、爲天台筆玉僧後身、孩時於前身事頗能了了、漸長漸忘、成童後乃如隔世、僧名永淨、號雪綬者、係筆玉舊侶、爲彭述其前生事甚悉、蓋筆玉年二十七、櫻沈疴、隴西居士舊知僧、療以葠荅不愈、臨終謂當生其家、壬子七夕卯時死、而彭適生、有詩見松風閣集、

雁蕩山僧修雲、日誦法華一部、益以佛號、偶以事來吳、居蓮華庵一月、足不出戶、余請其念經不答、餽以物不受、自修之僧僅見此、

吳伊人名錦、詩失其稿、夜坐云、窗外秋風急、挑燈夜又闌、夢來無樂地、衣薄覺新寒、多愛全成累、求名豈爲官、論心自千古、肥瘠任人看、偶成云、么琴獨潤未張絃、寒磬新袍穀雨前、隨分澆春三日醉、畫叉拋盡杖頭錢、所著說文解、俱宗段茂堂之說、

陶錐菴名淇、秀水人、山水有惺王意、其詠謁六如像云、放狂泥酒自全真、不見桃花解笑人、太息青蓮垂死日、夜郎終爲永王璘、與潘闕王一梧同寓吳、一梧以寫像得名、